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二百一十九卷目錄
平陽府部紀事一

職方典第三百二十九卷

府志隋文帝開皇六

唐志隋文帝開皇六年霍州老人化爲猛獸時隨幸太原傍汾河開道復一石有文曰大道末吉因以爲瑞遂置霍石縣

高祖本紀開皇七年十月幸蒲州燕父老上極諫曰此間人物衣冠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楊尚希傳尚希數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廟驛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冀水立陂防關

高祖仁壽四年秋高祖崩漢王諒鎮太原徵之不赴

文安說諒分選驍兵屯守要路平其精銳直入蒲津
京師震擾共不厭衆旬日之間大事可定諒大悅於
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範單賁王聘
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蹕幕廐許稱宮人還

長安既陷，關西諸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未久而蒲津安
餘里謠言起，因令軍中覈實，亦有應之者，又召文安
文安曰：「兵機貴速，本欲出其不意，今既不行，文安
退，使欲計成大舉，事去矣。」諒不對，以王勣爲蒲州刺史。
裴玄安爲晉州刺史，薛瑒爲絳州刺史，葛世昌爲絳州佐正。
勣將劉張伯玉爲澤州刺史，道信將裴子駿騎五百艘，
嗣程元振召蒲州李夜叉河東，說張伯玉得數戰自復。
至期以城降，乃封裴子駿爲太原道觀察，降於元。
州說軍據晉曰：「裴等未下，詔周羅織行營討呂
三州諸軍車追兵，聞之爲流矢所中，卒十師
始當大定七年十月，底於崩，後河運數千里。

李潤爲山西河東懸撫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上登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祭京觀獲得其箭于其尸

十二年，韓都賊敬院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省告之，詔令雙子蓋進討。於時人物殷早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場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見之，擁衆終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十二月以李潛代之。有降者，滿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

十三年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時堯君素守蒲河復
清於龍門
夏六月唐高祖起兵太原七月丙辰次靈石全賈朝
舉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
二萬屯霍邑以拒唐會天久雨糧且盡八月高祖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
卷一百二十九
平陽府部紀事一



平陽府部紀事一

平陽府部紀事一

學方典第三百二十九卷
府志隋文帝開皇六年蒲州老人化爲猛獸時聞幸太原汾汾河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未古四以爲瑞遂置靈石縣

高祖本紀開皇七年十月幸蒲州燕父老上極蒲曰此間人物衣冠鮮麗若此開羅良由仕宦之弊陶染成俗也

楊尚希傳尚希數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思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廟驛騎向希在州其有惠政復以灑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

高祖仁壽四年秋高祖親漢王諱鐵太原徵之不起遂發兵反聞喜人參軍王頌說諒直據京都兵曹長文安說諒分選驍兵屯守要路率其精銳直入蒲津京師震擾兵不數旬旬之間大事可定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著文安爲柱國與將軍貴王聯等直指京師諒聞將銳數百騎兼募鄉許將官人還

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未而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回令詔軍將劉師牙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貴速本欲出其不意上既不行文安退使役引成大軍去諒不討以時爲蒲州刺史兼文安爲蒲州薛舉爲蒲州刺史皆蒲州人諒正爲蒲州張伯英爲蒲州刺史遣兵五千擊王明範軍于蒲州未幾王明範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其中賊于步率步騎四萬趨太原諒驚駭降於素諒餘孽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劉羅橫行晉絳三州諸軍進兵聞之爲流矢所中卒十師楊帝大業七年十月底莊胡德河迴流數千里十一月河清於龍門

李淵爲山西河東總兵大將軍駐龍門城守端兒射七上登告中賊敗去而數百人以望京觀聽得其前于其尸
十二年薛舉破敗花榮保昌等阻兵數萬汾省者之詔令樊子嘉運討討時人物散亡春春悉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場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百者無少長屠之獲衆數年不能破賊有諺徵還十二月以李淵代之有降者蒲州重左右由是賊衆多降
十三年蒲州兵募役有光即大將裴君素蒲州河清清於龍門
夏六月唐高祖起兵太原七月丙辰大臺石全負射學去獲邑五十餘里代王遣道庫將軍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唐會大雨雨糧且盡八月高祖謀

欲還兵太原秦士世民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兵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留高祖不納世民哭于軍門高祖驚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退而高祖語曰起事者敗也成敗惟汝將左軍已先退而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先進入山谷擊其馬步行及其兵與俱退高祖乃將而前至霍邑宋老生不出世民從數騎傳其城東觀者將觀之者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高祖使殷開山馳名後軍後軍至高祖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夫高祖建成居其東世民及衆居其南老生兵東陳建成壁居老生率之高祖軍却世民自南原馳坂分兵斷其軍爲一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投奔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丙戌克霍邑辛卯克絳郡卒已大龍門劉文靜陳霸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至高祖軍其來義調文靜曰自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若將命之功也後曉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總兵裴高祖欲先取京師恐通物其後猶軍未決其說曰今進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受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進京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且關中華盜處處屯結糧力相恃易以招懷懷而有之眾附兵強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若能思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知也河東王曹仁琰亦勸高祖自引軍入渭河鼓行而進遂克霍邑高祖留兵蒲州自引軍入渭河兵濟河破關將衆和利於依馬突通大懼乃留衆抄郡將裴君素守蒲曰引兵援長安唐臣紹宗率衆等

攻諸不克十二月朔突運車敗降唐至城下呼諸君
素謂者曰公當鳳凰之奇爲國大臣主事公以謂
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降唐之十公亦何不思
報効以至于此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
乘之通觀而退時國祚行李斷絕君妻乃爲木鸞
覆表于頸具論事勢得之其河沿流而下河守者
得之運於東都越王何見而嘆息於是制拜君者
爲金紫光祿大夫遷遷行人署掌之監門直閣殿玉
武衛將軍皇弟魏王前從前自東都歸者俱送城下爲
陳利害唐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君者卒無得自其妻
又至城下謂之曰降唐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其身
取禍敗君者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窮之應立
而制終自難幸稍日久及遠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
君素於殺降下不能叛故能願外生口城中心
知江都無援又糧食乏絕人不顧生男女則食養小
離終日紅唐于府門兵將之端夜宵光見月餘君素
爲左右所害其罪歸去行本

民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新收其糧半食以充大軍
堅壁不戰敵勢日衰時其妻安王李基其子均獨孤懷
恩唐等攻取賊寨於崇茂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
其將尉遲敬德李相府兵屯于陽孝以爲敬德等將
還世民遣將軍成國山等邀之於美川大破之敬
德復更尋相援于行本於蒲阪世民自將步騎三千
從間道擊之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
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部軍深入
兵精將猛所掠資利在走戰我閉營養銳以俟其
鋒分兵汾陽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逃走當得
此機本宜速戰二年春正月行本糧盡援絕乃出降
斬之高祖幸蒲津關世民自柏壁輕騎馳行在金剛
遂圍絳州世民遣屯金剛引退賊敗追及于雀
風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
矣敬德等相拜武則金剛俱奔突厥
武德元年二月蒲州黃河清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秋蒲絳諸州旱
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朔河中地震蒲州尤甚壓死五
十餘人乙亥又震
高宗永徽元年河東旱經四月已巳朔河東地震已
卯又震六月庚辰河東復震
二年十月蒲州地震經期三年十月十六日絳州縣
民說歲來年爲麟歲元年
武后久觀元年夏河東旱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甲戌洛陽地震壞城壓死百
餘人
明皇開元八年十二月關州地震見

十二年秋七月至九月河中旱冬十一日榮光出於
河帝紀后土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聚神風驟
日陽其光
獲銅鼎古碑於榮河終土祠墳掘地得銅鼎十色
皆舊物古碑長九寸有篆字秋萬歲長長聖太史言
又亦覓見於墳是年則武平
十五年五月晉州大水
二十七年七月蒲州地震見連理木生
舊信記大寶中上四二河邊陰潛運糧船乃傍北山
鑿石爲月河以避漏船名曰天寶河藏省遠天五十
萬又無源源海溝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
五里盤回四五十丈深三四丈首擊石巨人於石得
古鐵斧長一尺餘上有年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
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年陸縣
唐書唐穆宗時蒲州刺史王仲子爲年陸縣
勝池味苦惡難與度支感誠常默安言池生瑞蓮
王德之祥代宗定不然而命斷離勝池視獄內獄結
況故實其事表置則池旁就池曰資慶堂唐云
唐志唐至德二年春正月鄆子讓平河東初子讓
以河東居南京之間北賊要衝得之河東則南京可圖
時賊將皆號斷上通關保蒲津會木寨封鎖復河
東則內應子讓引兵進河東賊皆號賊官軍號結
陰賊安邑安邑爲偽納之兵平入縣門發賊館得號
身走發賊北氏犯官軍于休寧之初自四千級還都
河東李國自春間一月絳州繼賜不期四方行營都
統李國自春間一月絳州繼賜不期四方行營都

治軍嚴惠郭子儀之遺策將王元振乘衆給曰具春餉以俟役事來省聽覺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關員曰蒙命爲將其可避城守固請乃遂獄中提引禁初取之置食其口食是而役方可乎關員曰格宅則無食軍食則無衣未報告何所負衆報其言目引去元振曰郭終不死吾將給衣遂之并發其一二子及二大將

絳州諸軍割得不已時太原軍殺河東節度鄧景山副延登絳州與太原亂軍合少年新將望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諸懷澤等州節度行營兼與平定國副元帥並討汾陽節王也絳州特帝已不豫舊臣莫有兄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子外不見陛下目不暇容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珠別賜細布九萬子儀至屯頭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未京亦治者皆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廣德二年春正月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郭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成河中將食卒暴爲一府患子儀請十四人杖三十八人府中遂安

廣德九年晉州神山人與盧德觀格殺復生僕固瑊攻晉州使挑良驍譚嗣範陷河陽領朝恩還李忠誠討場以復又賜監之王景崇司員士希遠監之歐陽於爲衆生補其

六月郭子儀以安史皆被洛陽政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衆稱今大盜已平而所有聚兵耗資百計表請

罷之自河中爲始乃罷河中節度及環衛軍吐蕃入寇郭子儀爲河中兵衆邊名士劉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將轉將凌正數干法不違約其從役新調逐胡野覺之陰詔劉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擒正誅之一軍皆悅

大曆四年郭子儀鎮邠州權監鄧士留河中士卒不樂從郭多逃還邠州取邠首乃乃定

七年七月絳州老學生十二月臨晉縣嘉木生四星二耀

德宗建中二年舊山製

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奔河中懷光自以朱泚之亂千里赴難爲盧杞所排應氏不得見天子意殊快然以李晟事懷恩惡之欲引軍襲之令其衆衆不聽皆曰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問計於賓佐李晟略勸其取長安殺朱泚單騎而行在閩安等勸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寒解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者縣將富實繼爾俘掠聚還討之初李齊運爲河中尹李懷光入慶晝夜馳及河中上罷困乃休三日奔還悉所賦勞車牛酒豐甘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秋七月遣給事中孔某又宣慰河中懷光素服待罪果父不之止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皆怒殺果又懷光不之止復詔兵拒守八月詔馬燧爲河東觀察兼行營副元帥與弟城元光偕詣河東勸懷光合兵討之特赦元要廷珍守行營副守固陽批守絳城得報馬燧首以州降因拜燧爲梓潼觀察度使還因議燧日知且

言因降受節度使後有功者請以爲例客將魏所願自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遂率兵乃率步騎三萬又於將略定諸縣降兵將萬萬衆主還關降城外郭守將夜棄城大降四千人進李自良定六降降其將卒號收卒五千人將將谷奉遠令城士女新以徇與賊賊寶固尉被殺將伯文新官城懷光兵百於時連年旱蝗物價昂昂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李晟言懷光有五千可令河中水十五百將藥已罄人餓死籍壁而且大將殺戮幾盡關之旬將力窮且潰無無腹心疾爲懷光反復不可信河約十日糧可以破賊馬燧亦言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險之極懷光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二十日蠲免河中計之乃與城元光率之兵合員元年八月賊將徐志光守長安宮城絕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入攻所傷必衆乃嚴守城下見元光赴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遂以數騎入其城號大呼曰吾等忠爲王人交進營德新學望降降除成塞通大隴并河兵八萬陣城下河中軍士皆易其說爲太平字號不知所爲乃變而死賊將牛名俊顯其首出降騎萬六千冰其黨聞安王齊張清吳關等節將聞悉殺之不問月河中

貞元二年十月十一日虜州地震

九年四月辛酉河中地震城隍震舍地裂水湧

憲宗元年四月二十六年大雨水河中隴州水大霖

穆宗長慶四年絳州好坊寒

文宗太和元年夏河中旱秋河東好坊寒十一月

庚申聯虜見

六年河中原

開成元年見河中

武宗咸通四年正月見城地寇據處合舉死者甚多

五年冬陽州大雨雪

六年正月絳州大風拔木十圍者

王重榮河中騎將也僖宗廣明元年冬黃巢入洛陽

分兵略諸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于賊內黃巢表

表以自副地雖京師賊調取懷散使者至百輩爭傳

令益發兵吏不惟命重榮皆武都日所以謂其紆紆

以外賊本全不誠意言且急又收兵以困我固之

無日矣神絕恰要賊自守不致變生何以制之部曰

召兵寡謀不足勝之願曰至願以節度公送奔行在

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

子使前京兆尹賈誼問趙鼎曰重榮棄逐王唐後賊

使使將未還以舟師下馬關黃鄭李衆自華陰合攻

重榮重榮欲斷士累大戰敗之賊東奔伏四上餘賊

即升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忠武軍楊復光幸

陳蔡兵萬人屯及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丁華

州說之中和二年賊使商議東攻而溫將勤王居

前賊中兵於西門門出是出兵夏時檢河中請來

數十艘重榮遣兵二萬攻溫溫棄營奔沉于河連

重榮州時復光斂斬之重榮令自檢校一切釋罪且

溫亦行可用殺之不祥矣同華節度使有昭即副

河中行營判司勳名忠孝梁茂一州慈其自將精兵

數萬擊賊田重榮軍車除後光軍渭北特角攻之賊

大敗復其將趙鼎舉中流入走重榮兵亦死耗相雷

懼舉復振望之兩夜光計遣使者與李克用連相克

用使陳景壽總兵自鳳州赴河中說李師從之遂平

軍復京師以功封鄆郡王光啓元年八月入關令收

惡重榮據鹽池之姚州一寇領馬騷繼在軍食重榮

不聽令收提重榮走海州復以王庭自代李克用

用將兵援處存重榮上言勅令殺權關方領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節軍未收望望重榮克用者且李師從須令我道

謀發帝謀使攻而吉王周清接河中原用間之

怒以時三賊將兵引去克用長孫師城而屯

河北賊將均于朝色行約走京師與李繼勳作仇

如石門鎮克用遣使者奔關行在常因諸克用

兵繼勳于又高澤州張繼克用軍以能赴陽諸

行檢官將以克用為部軍四面行營諸將使河為

糧料使克用遣子存昌請天子還寶劍以給三千成

一檢帝既還如河檢授司空為師度使安用子女妻

之河親迎太原以李嗣昭賜于河中國既與戰數

北光化一年為部將李德裕所殺自唐後諒代堪

度又失美凡五月為平唐末節所殺其地入朱全

忠表授節度使河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始全

忠擊楊行密不能克還刺殺李德裕等諸將一為都統

以討行密帝依進本謀而河與太原離之全忠恐亦請

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由是兩難之全忠恐亦請

也帝為親手遂所廢河情見言色陳河收賊既反

正百賊方物帝其降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強不敢加

兵及王鎔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

敬曰河恃太原假我兵而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

萬渡河由合山榮將州刺史建劍州州刺史張漢

公稱降以何細成之還度河全忠李師從即勒河

安檢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故河乞師太原為網所

走不能進河潛其舟將遣夜論守兵無首為用者乃

執太原諸將并來節印內存敬軍有解網圍以兵

全忠自許至全忠王出也始皆賊事重榮約為舅舅

懷其利已指日曰我得志凡氏土者皆仲之至是

河出迎歸王泣下請歸入京河以有敬守河中

舉劉賓客于汴後令人觀獵人賊之於華州自乘樂
傳到凡二十年
五年秋由氏襲城大開清水道流害祿
六年河殷道流
中和元年春肅州東軍殺祿
二年夏河東軍殺祿
光啓元年陽州溫縣民暴而復生既葬且平行人
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祿餘死
七月河中草蕞解州宋榮生草葉摩膝如旌旗狀人
以爲旗字草
十二月平陸燒燬樂津山有雄二首向背而連頭者
棲樂津食後數月群雄數百來關殺之
二年七月中山鶴焚其巢
文德元年春河陽節度使李罕之攻絳州降之進攻
晉州河中王重盈奔絳州河南王張全義圍之全義潛
師襲河陽罕之奔澤州罕以寇鈔爲事悅王晉絳閩
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烟火者殆將十
年
昭宗太顯元年夏四月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討李
克用濬會諸道兵於晉州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開克
用遣兵在孝肅兵五千皆於趙城鎮關度使韓建
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伏以待之建兵不利
燔難風解之兵不戰而走無寧自酒河東兵乘勝逐
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靖難風解大定難
之崔生度河西師濬得有禁城及宣武軍合萬人與
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詰其衆曰張濬等

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退五十里而韓建
建乃得過去存孝取晉州二州大掠惡風之境
乾寧三年三月庚午河中地震
十二月晉絳州地震壞城舍地裂泉湧泥出青色
八年正月丁未河中官絳州地震壞城舍人有死者
天復元年梁敬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惡風大舉梁
晉開太原晉李嗣昭以兵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
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敗存孝二年春嗣昭復
取汾州新塘遂出陰地取惡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
陽州降其刺史張環是歲梁兵北犯京師關鳳翔嗣
昭乘間攻梁晉絳平陽執梁將一人氏叔琮誅壯
士二人深目而胡須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
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惰晉一人而隨晉人大驚以爲
有伏兵乃退全忠道攻軍兵萬人會以宗惡晉友事
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耶乃
夜襲之晉人大敗退而蒲解梁朱友誼叔琮以兵
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誼之晉遣李存信率兵
迎嗣昭有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惡陽汾州復入
於梁太尉大惡謀志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於契
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勸太祖亦言之乃止嗣昭
書夜出奔兵擊梁軍解去周德威李嗣昭復取汾惡
州
梁徐懷王敗晉兵於洪洞
晉周德威敗晉州以惡知復楊師厚敗之於安院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引兵屯河中表請諸郡上
發長安夏四月至洛陽六月朱茂貞上建李繼徽合
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天祐九年梁朱友諒欲上見使召朱友諒於河中
友諒不行乃南於晉晉友諒招討使韓勣將康懷英
等兵五萬擊友諒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於解
縣大敗之追至門運懷英東復擊之懷英又敗梁兵
乃解去友諒會晉王於猗氏友諒討晉王賊中晉
王親之顧左右曰裴王雖甚貴然其質悍耳未帝
即仰友諒復臣於梁而亦附於晉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春詔王從珂爲河中節度與安
重誨有隙重誨上命詔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
使速之從珂出城問楊彥溫勳兵開門止之從珂使
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命使彥溫爲人朝
耳從珂止於虔鄉以聞上以問重誨對曰此奸人妄
言耳宜速討之上疑之欲誘殺彥溫訊其事重誨問
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
必生致彥溫彥溫欲面訴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上將
怒自通召從珂還京師詔之請化思第安重誨請加
罪上曰朕君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今
爲天子官不能庇之耶以索自通殺河中自通不直
誅自通車府中仗教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
保護得免
後晉高祖大福元年晉州軍亂逐其守將高漢筠
十二年後漢高祖發太原出晉絳州刺史李從德
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親至城下諭之從德乃降上命
親將分護洛門上家人母得入
從漢隱帝乾祐元年春三月漢國節度使李守貞以
河中反與朔州杜重威等守貞懼不自安以爲漢室
新造體帝自立天下易以圖南上僧倫以爲奸衛

雖先以京兆及遼人以精黃衣守貞守貞而大喜
爲天人首應乃督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驚發
漢道曰文珂王峻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
反景崇遣人推守貞爲泰王守貞拜崇等
官辭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奉
漢文珂等攻景崇景崇久無功隨帝乃遣樞密使郭
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皆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邈景
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延慶河謂威曰
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邈景崇可傳
聲而破矣若松近圖使守貞出兵於後思邈景崇
拒戰於前則兵周夾攻以爲然遂先擊守貞諸將欲
急攻城威曰守貞前制宿將健關好施厚立戰功尤
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
之乃與諸將分爲三層圍其城三面而圍其南登五
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層守貞出兵張長城威補
其所守守貞既出守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連
年情其將繼進則主繼動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
城中兵無糧而食又盡殺入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
日將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兵楊倫開以潘否總
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乃吳侯殺入華蓋則王
事潘矣守貞以爲然會諸將更次飲守貞指畫賊圖
曰吾有天下者中其掌引弓一擊中之將史皆拜賀
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其後使
收屍河中死者遺骸皆有傷已極二十萬矣
乾祐四年冬十月契丹遣黃衣殿將契丹五萬會
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州三面置寨

晝夜攻之萬數史勇起拒之周主以王峻爲行營
都部軍收皆州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謙延節
自歸後其兵變皆殺至陳州留不進十一月末
遣使召權王去馳至陳州論峻欲殺王峻府生石相
王素曰當州城堅不可近而劉安兵銳亦未可當臣
所以當此者其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
藩鎮未咸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致州臺安否越
反連已奔若陛下出汴水則奔越入京師陛下何以
待之守若地通具道峻言時太祖已下詔西幸問
峻請還自保且曰朕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
絳州而韓建東院峻或謂其屬曰棄院將韓之險
也受不分行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北漢主
攻管州久不克軍之食契丹思邈峻軍至管州一舍
北漢王閼闢兵大至即解去諸軍皆欲追之峻猶豫
不決明日還歸兵追之不及而還是時周解縣卒敢
死士三千餘夜入契丹帳殺其衆王茂超以騎兵
追至曹邑北漢兵步騎略管州死者甚衆
周主命四路進兵時地太原鄆州刺史韓延進絳州
刺史沈繼遠通事舍人王唐等帥出陰地以李漢潛
爲先鋒會雷信澤潞四圍攻取之策繼深等沮之
延進不能用至退出白壁關次谷口兼澤潞諸將曰
王師深入敵境今既退軍必乘我諸君當備之諸
將不答澤潞諸將所部軍俱供追騎果至延進等倉
皇走谷中楊漢潛應兵拒之并人引起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春閏三月刺史孫養卒時世宗親
征淮南李漢潛謂召師楊延朗曰大率咽喉要害不可
可關守且車駕出征召後魏則孤城陷矣延璋即署

漢澤州州事至都奉命渡城陞殿兵備凡八日并
入果以數千騎來寇時孫養澤潞軍兵持扇從二小
吏登城徐步夜視賊具并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衝車
攻城漢澤軍死士得百餘人短兵擊甲衝夜殺
出賊會召韓兵至台勢夾攻掩其不及并人大獲悉
衆遁去追北數十里
宋太祖建隆三年河中關州春夏大旱
乾祐元年六月絳州蝗
二年河中早自春至冬
三年河中府河漢軍營氏舍數百區石甚百餘步
開寶五年曲沃大水北漢劉繼元廣運五年也
七年河中旱
八年四月平陸縣獻傷人八月河中寶鼎不合德
太宰人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漢
七年春絳州旱
淳化二年曲沃旱
至道二年曲沃地震
真宗咸平九年七月蝗
二年九月河漢河中府白浮關村
三年八月解州瑞麟生瑞地紫雲瑞馬二十許里不
種自生其味佳特命屯田員外郎何敏中往祭池廟
東池水自成國安邑東池生鹽僅半池瀾白成塊晶
瑩異常記分陰經度制置使陳亮更繼獻凡四千七
百斤分賜近臣及諸軍列校是年黃河清夏上清
河頌
四年二月己未河中寶鼎縣漢泉有光如燭四五炬

其聲如雷月重輪八釐見光溢河

五年四月蘇州發鄉事縣山石生胎如麝可爲餅餌

天麟元年二月河東堤婦生

仁宗明道二年七月庚辰河東蝗

慶祐三年十二月河東地震

至和二年春河東陳留殺案

嘉祐二年河東大旱

神宗熙寧七年曲沃大旱六月平陸大水

十四年黃河清

哲宗紹聖四年絳州產瑞蓮一莖而雙蕾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晉州地震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政和六年臨州水連陸

宣和六年二月河東地震

七年秋七月河東地震裂數十丈倉庫皆沒

欽宗靖康元年平陽府叛軍傳金兵入南北關松沒

喝喚日開除如此而使投之南朝無人矣

秋七月都統制張思正等與金人戰諸軍皆沒於是

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太原不守張思

正給出賊寇至張源李亨奔易陽於是人無固志

十一月趙鼎昌知河東來移沒喝軍計盡和南河地員

言兩河之人忠勇第一焉所欲死不服日先行至絳

絳人閉壁拒之昌得持批抵下繼而登州鈴樓趙子

清陳衆吉持其目而斃之

金人丹犯京師未興帥趙汝虛率諸軍由清源入援

郭忠孝以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傳繼分兵走太行

扼其歸路使必來戰城之關可獲殺處以爲然

河中守唐益壽趙守唐重興忠孝同出河東爲來朝

之舉大軍盡出對谷忠孝獨以通解軍三千至楊氏

遇金人破之歸絳州破太平岳師首數百級攻平陽

入其郭會大軍失利通關乃引還

高宗建炎元年金軍至平陽趙陝津攻河東郡縣之

未下者皆遷棄殺掠賊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矣

別舉于平陸書室破諸賊之軍一萬番覆之安已解

州者陝津克河中府降絳州軍在等州河中守陝

益進至絳州進時惟府事金將忠宣以軍兵擊城仲

連率果力戰外援不至度者先自殺其家人城

陷不屈及其子普遇害

十一月更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礮

城屢攻盡陷同舉一州

二年夏五月金軍至自長安大掠而東時絳州營固

守重至還軍陷之

十一月金人寇晉寧東一年一月城陷後復克之

先是金人聞太原分兵輕捷道自陽關以比會令不

通言京邑以言以二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遂武經節

如晉寧軍重軍以路治處無使欽宗割南河以紓

禍同舉德院府事諸日出軍東爲金人所却以便宜

割河西三州謀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歸附晉

寧汝能復有報言以耶使不給遣三郡晉寧河設

有諸營備兵况無之耶使軍兵復觀二州見人所

置守長官出降欽宗怒遣之并取處石華州教文

船率半及渾亂亂流以掩欽宗入益傷克州皆兵

堡津還守領爲九州都統官督對準官出皆兵

製造之時河東郡縣淹後漢民日復王師之幸

除結汾晉十策數十萬仍復地則未官爲守兵能

世世保其平以圖恢復則可身手精甲指戈除存取

屬而民民戎守且日定今即身手精甲指戈除存取

指而復復矣上諭而聽王師和訓誡諸格金人忌

微欲速收百字以除患建興一年冬自蒲津過

關之先是欽宗自絳州府折可求攻金之可未降金

全軍守陝主城下以招僧一將中之可未降金

因出兵擊逐斬首金之千當是時河東軍已陷

獨晉寧屹然孤城橫當強敵假言堅壁持久應援

傷遣漢人洞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度其難當其

渡與金人隔河上大小數十戰守敵過當晉寧號

天下險隘今處外城東陝下堅壁不測思殊固

備惟其堅命諸將固守敵主招自投矣力以勁

兵往來島前拔金進攻數敗不得志聞之益忿言摩

俗不升欲當渡於河金人輕受石滑梁支流城中水

之絕儲備乏緊窮計守敵人人臨受知州以無以

言能得衆心奮勇慷慨夷之除其折翼斷力以死固

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砲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

邀敵一夕傳棧李位石被擊崩書飛箭上於約與軍

營外郭鄉金兵微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岳決戰

門中所格殺其衆甚多城員守金人攻之不已微

言新妻室中積薪自焚金兵去城攻之以去即不

可相連殺之殺斬捕掠及士卒皆不屈城

李善仙爲石壕尉後陝州來勢波河州柳中修諸山

旁都邑皆暫閉分遣部軍等下絳解諸邑行文書

諸州印章善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屬上謂

補臣已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冉三獲捷脫苦而不報
即命知陝州蒙安撫使彥仙與軍實增陣游邊登
戰守衛盡取家屬以來自以家鄉國與城俱存
聞者感服邵興在神機山以其家來顧受節制彥仙
詳奏說領河北忠義軍屯三門後解其力建慶三
年聖主悉兵自蒲解入彥仙伏兵中修山擊之金
兵大潰蒙軍徑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計方來攻即
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則空城
渡河北趨晉絳并汾協其心腹金人必自敗乃由鳳
石西渡河追鄭廷以歸浚貽書勸彥仙攻城諸將
險保聚陝陰而動彥仙不復四年盡取陝州彥仙
投河死

建慶四年八月知鄆州邵興遣統制開興及金人
戰於解州東岸破之
邵興投河東北路軍馬使備極山崇出汾潞潞懷
衛開山皆首領皆應命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
進至米糧川

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梁山
若輩徐孫謀等歛兵固守以待王師李通胡南李寶
李興張思孫琪等舉家來歸金人勸息山川險要一
時皆與其官軍會相聞楊澤潞晉絳汾隴之境皆期
日與兵共官軍會乘輿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
云李進董榮牛顯張裕等破金人於垣曲

金熙宗皇統三年曲沃狄大熱
海陵王正隆二年秋狄沃沃
五年辛未河東地震
世祖大定三年秋榮河乾

四年榮河旱
衛王安元年河東地震
宣宗貞祐元年一月元兵大掠平陽太原之間一
年絳縣瑞雪一草穗有六七寸者

三年四月知平陽府事曹鼎建言利兵十三事若積
軍儲備黃河運官歲儲備銀鑄錢鈔法版籍之類上
頗採用焉又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機機備繕
未元夫甲器械機少庫廩無而月食見困已為兵緣
復不徵未此備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
陽絳解州中遂抵平陽縣郭有期儲糧未備不遠半
糧實關社稷在重計七月號拜本路宣撫使兼前
職朝廷欲使平陽兵五千期上言外軍已折南
徙代為遷安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
何以為平陽以代為儲備可撤去尚書省奏宜
如所請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廣請臣所
部乃河東西路太原即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
故南對蒲州先北而後南北路未移早集其野既濟
兵無所掠則勢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殺草安棧
乞更調而四年正月元兵略晉陽三州已而步
騎六萬圍平陽府平陽已移文北路宣撫使矣
於北是責兵而否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使矣
言臣以便宜立官預置文榜榜堂皆受人七十有
奇補土者又六十餘役復業編補凡城郭未繕者
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優加有恤無致失
所則可時河南來委不令典取渡河縣上言曰河東
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遠更秋熟無常常難陝西河南

選販物料況今鼎僅兵或農民殘少且無雨雪開食
為計又解州兵屯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
陽渡河中大慶慶皆逃回來求不遇河東民恐軍民
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散以紓解州之
乏又言平陽州元風樓被寇降成平陽四千兵
既支休民方且省縣官一兵亦足警邊事

而復二利臣敢以為請諸趨行之又言臣頃知北兵
糾同耀麟進擾害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平時使
院滿胡士門領軍赴境今兵勢將即關矣而此臣曹
泰國兵非此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內南雖已
移文陝州行院院及陝西鄉境俱令戒備恐未即遣行
乞詔河內行院院軍司護所以禦備之策一以示商
書省李公奏兵已歸關惟宜嚴兵所遣帥臣趨迎擊
之乃今賊兵渡河以罕其用制可與而開關大兵
已起關乃急上章曰臣已奉詔先遣整州九師左監
兵必爾爾當領軍一萬至關統將使軍百家領兵
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賊將乘平陽無兵直
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
里倘後朝起之命方關入援須二旬而後能至得無
失其機耶臣已身先上平陽進軍行上嘉其意詔
經府督軍應之即許以將軍兵赴援京師矣又奏知
平陽事王領軍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家奴
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之未幾獲平陽商賈以
皆利便糧運數十里離近通濟京師遂以河東南路
懷王諸兵合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進逐投河中府

判官僕散散告出領軍應陝西併力要且慮北兵扼河橋機轉解古關軍州縣略司相與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出三門集津北渡遂至平陽關過兵拒戰不利乃去

從祖宗定平陽自貞祐二年充宣武都提按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歸解二州係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書兵重以速遞不登人多糧食皆待輸易水今大陽等處乃不許乘渡過河應能其於官稅十二則公私皆潰矣又曰歸解河中心必爭之地雖命寶昌節度使從官親其地池之以利以實一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速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險峻之難戰也可分陝州九龍萬二千八萬一提控四都統分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鉛鐵若以鹽易泉泉上鍊石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備力爲食可以息盜

與定二年石州賊馬天祥爲亂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往招之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季良分其衆於絳霍間十月都提按從祖上言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都縣皆不守入抵也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有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少藩籬也乞併懷正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水地民高平諸兵使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提前聖斷以救倒懸之急矣王季子元木華黎平陽行省魯直李華守平陽或謂華宜上馬安國出平陽不能保此何而日見天子遂自提提按郭用戰於城北津垣被執不屈而死安丑城破被執自殺

三年金復取平陽同知平陽府事胡天作言汾寧官置陝右平陽大縣今省復增陝西縣不下十幾戶復求者相繼不絕其地皆歸長良一節前之定時吾安州州有府尉乃以天作充使官招撫使降之帥左都監四子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州縣古隴馬天作高以晉安府之真縣縣爲晉州以垣曲絳縣潞澤平水縣於汾河之西則晉安府之制則成平陽事兼提平陽馬成州縣器甲招亡命頗有德志是時陽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前安州將以分其勢陽州之境蒲縣居其間可改爲州陽州之作城鎮可改爲縣遂官守備諸升蒲縣爲蒲州以大事縣之作城鎮爲作城鎮守平陽元四年屢有功

金史楊伯雄傳伯雄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居尹尹更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木華黎克古陽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府之壽壽侯徒開邑民實天成劉伯林以地地義人聚於食力爭而止之

四年十月元兵至平陽州刺史移判阿里合夜渡赤使降河合月日皆有死傷此之疏則向嗣而言於是遂入明後之濟昌軍節度副使孔鼎湯不照死霍邑人賈邦志自願五年七月元兵不本引兵救河東義德復晉安平陽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緣之擄略諸土其罪上以有功功勿問冬金復取陽州以軒成爲義路使元兵於是山丹州

渡河關應克之領合其統衆古軍鎮石陽關

元光元年五月元額公逸上言垣河中安撫司報北濟按察見有兵入陽古晉州遂及策解之境今時已擄掠無回意將謀害不參倘如此則河東之土并吾有也又河南西調度使徐輝解今已提分兵二萬與前敵之將失其利元速濟師臣已提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寧三公府兵同力也又竊見河中安撫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之固或易事機已從後法凡司縣官使軍民並獲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執其利而取之者自輸運者十與具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

上元木華黎入霍巴山學德其人於垣城蒲縣堡諸遺古甲甲石倫會張國郭文振兵救之天祥平襄東二十里不得進却順事木虎忽失來速報提控王和谷以兵登元陽城求其妻了兵民皆遣執獲大作出入作經元木華黎過垣縣其下時金千牛心恭佛治古州事木華黎自陽州攻之知州楊員令妻擊所率軍風聞河中久寇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言石天虎謂曰蒲爲河東史吏其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虎補河東西行臺平陽李守忠木華黎報河東州知州趙繼安節制命天應遣使來以請歸師

依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程河東安撫司使小叔李德茂民人城以家財資戰士河中解安撫司使小叔李德茂民人城以

小叔才能用機位輕不足以威眾乞假行數十
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使官從事提督吳德說小叔出
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
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身入于致身至此何謂出
降綽先於柱而殺之儼然祭葬以盡忠義之禮項之
樞密院都監監諱與小叔談兵事小叔出城與流
淪者元石天惠聚之取利中府什浮橋過陝西小叔
尉聚李山寇聚兵晝夜半攻城以發焚糧糧火照
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為急棄輜重陣馬千種當
死於雙石門小叔燒絕浮橋盡定其策獲敵殺大將
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一年
正月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說可遣提督孫昌年
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塞不達李仁智率兵三千俱
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
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敵衆入城圍急急議出
保出塞小叔曰去何之塞道經張官張思祖舊道出
奔告於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
初宣宗繼遷都朝臣謂可通河中河中有負關險五
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難以爲台國前有絳
陽平陽太原三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都將之
民皆聚之三鎮敵主則爲費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
條關行在百萬全之固矣以河中在河朔又
無宮室不及汴梁遠難以爲既通河南三二年之
後說元帥都監與河朔常行問事河朔常行怯
不能竭民膏血爲淺策之計未幾絳州破河朔帶
谷權馳奔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是不可守則
棄之無主表散河朔常行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二

日而盡尋有言河中軍與國家基本所在李之爲失
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行矣宣宗
悔悟解阿祿帶同州保舉命先復之終不能成故臨
守臨危
一年春水軍舉師還蒲津浮梁未成賴諸將口機未
畢王安可待得才復攻下河西寧塞十三月漢河
還聞官帳兵馬召其弟常孫曰凡我國家助成大業
探甲戰斃幾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
未下耳耳其勉之曰是而卒
夏四月元達兒難夜殺兒攻河東張開道萬順扼扼
諸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驍光國僉補重甲仗甚衆追
至鄆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七月遣兵守伯麻
池
京京正大三年八月金移剌蒲阿復曲沃及晉安
四年二月金蒲阿牙告歸復平陽統知府李七斤獲
馬八千
四月金殺石烈翼襲擊元招討使權國王塔察兒於
洪洞李守忠出援之會於解州聚兵入城元平陽副
帥失合帶德勝敵東門以納金兵城陷陷執守忠至
汴京忠忠思恩獄籠中火炙死守忠思恩伯溫劉青龍
保知平陽已陷守忠忠後逃難男拒守久之金人
盡殺攻守卒夜多逃去李成開水門舉金兵入伯
溫以刃植柱刺心而死守止後爲平陽守活俘虜
其衆
五月以銀額平陽勝勇男分賜官軍者數目使
八年九月元主自渡攻河中平陽告急金合打濟阿
遣王敦率步兵一萬救之一月河中破初金河中

守將郭火說可板子說可權軍力不足敵故城之平
守之元兵築樓高二百尺下數城中上山地穴自道
龜進至十一月攻急急召王敗兵至軍士殊死鬪日
夜不休西北樓盡供盡白晝又半月力盡城陷火
說可戰數十合始被擒殺之板子說可提取卒三
千奉船走北岸及敗衆北岸上矢如雨主漢關
漸入關鄉守有詔救將佐以下板子說可以不能
赴車散入陳州決獄二百
元世祖至元八年曲沃降
二十六年夏曲沃南寇
二十八八年八月平陽地著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
區縣死其衆
成宗大德七年秋七月地大震山西等處民居官舍
多圯地裂成災人民壓死者不可勝數而翼縣尤甚
一時官署及道公書院俱傾圮止存一大成殿
趙城師學山錫臣人李忠與弟彭芳幼孤天祥至年
事母至其兄倪子職大德七年地震郭掌山修所
過居民慮舍皆傾倒倪氏將近忠家分爲兩行五十
餘步復合忠家獨完至今山道皆東路
九年四月平陽地震改平陽爲晉東路
武宗至大元年蒲解地震
仁宗延祐三年武宗少子四王和世傑出鎮雲南次
延表其節元忽魯式宗爲臣贊曰教化等謀曰天下
者我武宗天下也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旨由諸儒使
然諸儒之朝廷進可杜塞難聞退與西番宰相阿思
罕不睦塔察兒西臺大士說罕曰承殺斃故關中
兵分道白蒲關河府入河中射劉天中計事始

兩月事起不虞遂停北赤朵兒只以總兵領兵大令
日夜修戰守具遣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送鮮花
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日晡收船赴東岸令到官原
的帖木兒守分餘將官程謙守沿門河東縣尹王文
義守風聲等渡阿思罕軍別糧河西岸使來索舟夫
乎度不從將八人至齊齊之還兵不報限七日
阿思罕轉後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甲與正
東康訪副使明安等見事急且思城中人偏為清軍
思罕軍阿思罕因之而傲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
以扼河渡船舟楫為天守距欲脅使附之方平府治
號令諸軍天守投水死已而將察兒脫歡背約襲殺
阿思罕殺化於河中湖上遂居沒北
奉定帝泰定三年秋京河堤
四年梁河旱

文宗大曆元年文宗讓帝位太子都立奉定帝之子馬
帝諸王血刺台等兵南向使者領高至陝西西夏
臣執之遂上郡九月於歸州之烏門圖吉州之馬頭
泰王額爾圖靈石縣除地剽掠令掌印驛石以爲
附諸丁壯守之
陝西兵入河中府初日用庫鈔萬八千錠殺同知府
事不倫失
陝西行臺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大慶關渡河掄河中
府官殺之
順帝至正七年四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
十年曲沃大饑
冬十月兩日相繼黑光摩盪
十一年世宗長子雷電大甲害

十二年冬十月崑崙山崩前三日有聲如雷限石數里
鳥驚散

順帝至正十六年賊西陷陳州勸發兩勢試欲吞魯
知樞密院事各人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
兒與李思齊計攻之察罕帖木兒即故河南西役後
殺賊拔實散賊渡河陷平陸掠安邑其言諸縣察
罕追襲之楚之以鐵騎馳回抵下陽津赴死死者長
聚相持數月賊勢甚迫潰
十八年荊州兵變燒敗民舍
三月癸卯賊王士誠由潯州加曲襲軍事路城陷繼
管杜春因不花死之甲辰察罕遣兵因亦等復督軍
路是時賊方分道歸太有樊上黨原實陷案中馬
門代郡烽火數千里自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
斷血自勒重兵屯關將陽陽賊走南山縱伏兵橫
擊之賊皆棄輜車走山谷其得而還者無幾十八
年二月賊陷帖木兒退守平陽獲庫乃察罕親自
幼養以爲子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定而谷失八
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垂簾贊
遂至兵爭天子應下詔和解之於不聽察罕既沒擴
廓與孛羅相持不可解孛羅伏誅擴廓從太子還京
太子誡諸帝嗣位擴廓知其意將主示即欲遣其軍
太子衛之二十七年八月帝命太子親出撫天下兵
馬分命擴廓以其兵直灌江淮城郭不受詔於是
高麗保等皆叛歸保自極罕起兵以來即爲將勇
諸將皆高麗兵尤爲察罕所信有全是皆爲之
副太子擴廓得已令諸軍共謀之擴廓退守平陽七月
約高麗保進攻平陽勢甚振數戰擴廓不敵滅降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三百二十九卷平陽府部

出即退一日議知諸高分東掠都縣即夜出師其
勢掩擊之大敗其衆關保斬高者既擒諸關保高
聞諸橫兵可依軍法遂皆殺之是時明兵已走山
東河洛間七月詔廣德伯河南王以兵南討擴廓
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收南河元軍事已不可爲矣
十九年五月河東劉門外素乘數人馬不能行所
落滿地盡平歲大饑
冬十月白虹貫日

十一年冬十一月黃河決自戊辰至甲申凡七日
解州平陸縣三門下黃河清至天津九百餘里
二十七年正月己未夜天鼓鳴聲如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風土典

第二百六十六卷目錄

平陽府部紀事三

平陽府部雜錄

平陽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三百二十卷

平陽府部紀事三

府志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

常遇春克太原遣傅友德薛顯平石州薛瑄獲民平

陽等處皆平

十三年秋九月霍芝生平陽府治中

十八年垣曲大水壞城垣

成祖末樂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蒲州河津縣黃河清

至大年正月十八日復故色

宣宗宣德八年曲沃旱

英宗正統六年大饑

英宗天順八年六月望河津白氣騰空

憲宗成化元年霍州東山鶴亭門妖殊異顯顯山水

衝沒田查樹木二月隄足見在西北長二丈餘二閘

月乃沒

十九年饑

二十年秋不雨太年六月始雨饑卒絕野人相食諸

府州縣皆然

二十一年正月地震洪洞趙城廣者三蒲州大震壞

廬舍五十日而後止是日大饑人相食

太平縣鄭卒飛賊天禾德樹果食之殆盡民盡轉竄

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霍山林胡廷金撫臣賑之

二十二年聞洛芝草生文廟村次年復生

秋無禾萬泉人相食

八月望吉州大雨雪深三四尺

如刺葉木有血痕

孝宗弘治一年蒲州大有年斗米銀二十文

七年曲沃大旱

八年秋曲沃大旱

十年臨晉旱

十四年正月蒲州地震有聲如雷形勢悶鬱如母

在浪中官兵騎屋傾倒壓死人畜甚多

武宗正德六年趙城鴛二最渴是年流賊劉六劉七

等作亂分賊將楊虎自東陽領來攻其城不克犯淇

湖趙城霍州縣太政破祁縣澤州二地所過殘殺

夏六月趙城大水波濤洶湧城不浸者三版

七年霍州黑官見

八年榮河趙垣曲黃河清凡七日魚鼈皆見形

冬十一月平陸黃河堅冰

十年夏四月汾民瑞麥生

十一年夏四月萬泉雨雹大如鴛子

秋八月萬泉雨雪

十四年己卯春三月平陽縣對面不見人秋水和大

大衝夜復小者如拳大者如杵地積二尺漂流男

女三十餘人禾稼盡傷

太平大有年秋禾有一丈二穗者三之二稷山制賊

犯境

二年洪洞縣見夜飛異人多被傷亂黃水一月始

息靜西大荒

五年萬泉大水

六年春萬泉地震

七年春正月蒲州大雪雹秋大旱蝗

八月春正月朔大雨雨黃沙六月始各州縣被大

地食民田將盡日相食民大饑

晉城平陽大旱四十餘日傷禾

萬泉稷山聞喜夏縣無民食樹皮始食

九年秋趙城大有年知曲大旱曲大旱城西南

曲沃萬泉聞喜榮河稷山人饑擊克大起掘田政城

十年晉縣大荒

十一年平陽州縣大旱民多流亡

十二年復稷山萬泉聞喜大旱年古州黃河楊氏旱

八月大和雷震秋晚晚桃李花冬十月旱雨即有

光人爲赤色散四方

十三年垣曲曲說見天黃河溢三日水入城門所沒

人畜田禾不可勝數大饑各縣縣流亡載道人相食

冬十月星聞如雷

十五年汾西霍州大有年

十五年入平雨地平地僅尺麥傷民饑

六月臨白水水地龍見是月十九日見星於晉

垣村首見於南陽縣處七十餘步頃之徐入湖水

七月七日大雨如注平地橫流河泛漢圯城署潰溺人畜田產甚衆

汾西霍州大有年

十六年六月臨汾蝗蝻普南電如雞千大三十餘里平陸大商舖店頭行

十八年六月冀城大雨雹北郭尤甚鄉民買文進焉雷擊死翌日得屍於井水中有爪痕數孔里人稱其不孝

秋九月洪洞市雪大雪三日平地深數尺化水成河一夕大風盡合成冰至春始消

冬十月蒲縣星隕即南是年人競十九年霍石經

二十一年夏五月吉州大水漂沒城郭民舍殆半二十二年襄陽洪水泛漲

二十三年霍石介河河水盛漲田佃傾二十四年夏四月十一日午時平陽卿雲五色見日邊長一丈許廣三十八尺長方數

二十八年春二月排氏一鄭民氏家猪產十二頭八足少頃而此是年五月六月境內猪死殆盡

二十九秋平陸大旱風驟數日三十四年霍河黃河之發至城邊浸禾稼

十二月地震各州縣同日地震有聲如雷蒲州爲甚地裂水湧城垣屋舍殆盡人民壓溺死者不可勝數

三十五年六月蒲州縣署告見將有地震其來如風每夜震聲持刃擊金鼓以助之說者爲地靈應災

強魂理或然也

中條山麓介谷夜半山鳴如雷

秋岳陽地震有聲如雷

霍州大有年

三十六年霍州汾西大幾冬平陸黃河自縣往至澤關水幾數月不解

三十七年平陸旱

霍州汾西大有年

四十年霍州黃河泛漲衝沒田廬四十年夏六月吉州地震屋瓦皆有聲

四十二年夏四月平陸旱春夏無麥流移數道四十二年夏四月平陸雨連綿四月餘國謂皆濟

四十四年太平旱

四十五年秋洪洞趙城大雷南其邑如晝日夜方止禾稼漂沒大年大穰

四十六年隆慶元年夏四月樓山黑雷見五月臨汾大雨雹如柿餅大厚半尺曲沃旱絳州天裂榮河開嘉稷山大裂

二年臨汾太平岳陽蒲縣大旱萬泉無禾曲沃饑三年吉州大饑安省杭棉於道

四年夏臨晉安邑夏縣大水波濤如雷傾壓官民廬舍甚多秋榮河河漲入城漂沒禾稼人畜蒲州黃河泛漲

五年臨晉獲泉吳古印

正德五年流賊犯冀城前哨至蒙城即還城百餘里居人洶時承平日久城垣傾圮無守禦之具鹽院胡會宰集民丁萬餘盡夜修築五日城完賊亦引

去後獲奸細賣狗子知賊首齊濟門等欲勿速城聞城中已有備賊乃散

六年夏五月山東流賊楊虎等作亂入山西界攻冀城不能克掠北關而去其前哨三人至洪洞城南有邊商者與之饒一人其一人遲退明日賊衆至距城半里許徑北去疑城中爲之備也破趙城攻霍州不

能克至霍石官民棄城潰散賊肆焚掠霍城盡爲灰燼

嘉靖十一年秋七月賊三十七騎至霍石縣北各付槍掠人畜甚衆

十二年冀城白蓮妖人周朝董興等自稱彌勒佛以幻術煽惑愚民八月謀爲亂夜半其黨數百人燒毀縣署比曉就擒盡殲之

四十二年霍石東山強賊楊甫因年及聚衆劫掠殺傷千戶居民大殺其害年餘始平陸大雨霍蒲縣雨雹

神宗萬曆元年絳州天裂蒲管大水深數丈沒及王官谷還滿開寺時謂一匪相數

三年六月霍石人雨

四年夏岳陽大風折木

六年秋七月岳陽限霜傷禾稼冬趙城大雨雪人畜凍死者甚衆樹木死者大半

七年榮河限石於西頭村形似邑黑六月岳陽早旱山未和道

八年秋八月岳陽地震有聲蒲州黃河泛漲九月臨晉縣民陷霍縣

九年水和饑

十年間旱大旱秋七月越城水溢城四面
十一年太平山砲雷州縣城古州也傷不
十四年大旱荒亦地十里饑饉甚遠行死者
林賴夏縣水決北堤淹居民無數得民山沙
十五年龍目三年至一十六年各州縣民死者無算
朝廷發帑賑之

臨晉縣民饑饉數日九月將八地風沙雨不登
十六年夏臨晉平陸旱河堤山手官民民受其害
二麥雖登至無人收刈饑民餓死者復十之
三四秋七月韓縣大蝗飛蔽天日食料始盡越城大
雨衝沒廬舍城廂垣八月韓縣旱大雪時疫安邑
大有年

十七年樂河復災食人無算夜踰城傷人安邑大旱
解州搜山大有年
十八年夏臨晉旱解州安邑七月經風旱猶氏大水
十九年安邑田間及道路多生小蝦蟇行者無足
之處夏縣饑先旱後潦大荒

二十年春三月臨晉樂河猶氏大雨雪深三尺不害
麥人以爲瑞
二十一年秋七月樂河大雨雹大如鴉卵內有瑞穀
草木之物自午至申大樹摧折無草木稼盡旱地焉
之赤八月洪洞大雨雹大如鴉卵或如拳約二尺餘
毀城六村秋禾始噉冬樂河桃李花臨汾烈風雷
雨時立來後

二十二年夏四月平陽大災東南城樓五月大災
大教場及堽廟光天關襄陵大瑞儒學署祠夜四

更有火光自簷下出遇禍祠字處有聲如雷其光自
敬一亭流入寺經閣前樹樹內光之上約約丈許紫
明方已天日官民民視祠字樹葉依然無損人以爲
文明之象

越城大有年安邑饑饉如前歲之
二十三年夏越城大雨雹傷禾臨晉水旱并爲災
二十四年夏臨晉大旱六月韓縣流星見大雨雹是
月十日夜赤星如白西南兩流東北大雨雹也
其大如卵或如料粒三尺餘傷人無數北流星左甚
二十五春正月平陸大雨雹越城大雨雪夏六
月日食復間韓縣秋八月太平蒲州臨晉樂河猶氏
解州安邑間各地地之水無故潮溢其臨晉村社池
水泛溢橫流幾數丈路時方止

二十六年垣曲大雨雹平地水深五尺淹沒房屋不
可勝紀垣曲垣民有溺死者現山無木曲沃糾縣大
饑

二十七年春臨汾襄陵太平靈石蒲州汾西大旱饑
由川草木無有寸遺母子夫妻有相和立斃者夏榮
河大水東鄉村許書被衝沒平陸大雨雹禾稼殆盡
二十八春春臨汾大雨雪秋八月臨汾韓縣地水溢
解州蒲縣大饑冬十一月解州安邑生鹽粒且大撈
採甚多公私大獲利

二十九年秋七月樂河水溢汾西大饑
三十年汾西大有年六月韓縣大水平地丈餘
三十一年夏六月萬泉夏縣南蒲大如雞子廣袤十
里積如塚形傷禾韓縣大水地裂辛安諸村雷雨異
常水深數尺忽地裂大注之水雷復合又諸村雷雨異

而中道有殺盜陷於此製者或謂出於他製人墮中
者出如麥

三十四年春臨晉南沙村夏夏縣臨汾韓縣解州夏
縣平陸無禾五月星晝見六月夏城大水淹沒居民
解州河岸崩秋崑崙大風雪晝夜近山級幾人半斃
落於地

三十五年夏臨汾夏縣平陸等旱民饑五月搜山而
害傷人大如拳人多斃在白池大樹一村秋八月雪
星見於西南九月平陽東南天開光茫閃灼
三十四州縣大有年

三十六年夏縣饑
三十七年三十四州縣大旱
三十八年三十四州縣大旱
三十九年夏三十四州縣旱饑秋夏秋
四十一年春三月搜山甘泉村桃杏花開舊榮花黃
白苞夏韓縣大水淹沒房地人死者甚衆秋臨汾
襄陵洪洞曲沃越城太平夏縣洪洞曲沃古州臨晉
大水俱漲縣蒲州臨晉韓縣樂河蒲縣安邑平陸
蒲縣大旱俱饑饉

四十二年九月地能倍傷大水
四十三年夏四月大雷雨雹禾
四十四年夏六月臨汾蒲州解州安邑臨晉韓縣
山臨晉韓縣萬泉南城垣曲旱飛蝗蔽天復生蝻水
稼盡盡州有年

曲大校遊城相望

七年夏尾由粵役有聲星尾紅光如漢直垂至地員
久方滅太平藩安邑榮河萬泉絳州陽州垣曲蒲
州吉州水和饒人相食

七年曲曲賊寇掠民不聊生二月間仇民丁餘
聚六部寨金銀山四出搶劫如縣投自崇同犯中軍
竹官兵鄉勇收改賊聚殺首惡孫守備吳金富其修
招撫歸農八月北山餘匪出沒無常都司蔭城忠新

賊二十七級餘寇逃過西於得通陽州水師等處流
寇土賊各據村寨晉人鹿虎大威等剿滅之賊八大
王等掠奪石

八年渡賊千餘自歸縣至垣曲攻破馬村堡參將虎
大威追至蔣家村斬一百七十級賊首一師神混大
王及賊一百餘人勢窮計降大威受之巡撫寬密徵

大威除之大威至寶城計悉納之岳陽流賊渡河
而南餘賊掠山山中時出掠掠丙子丁丑戊寅間其
為民害

八年稷山如曲旱蝗蒲州多鼠殺害婦孺絳州蒲
泉安邑聞喜大饑人相食

九年春正月安邑大風害屯雨雹絳州夏縣懷
是年正月聞喜人相食陰陽縣未投入疏內發晉
萬選中官問撫院賑濟夏安邑太平全河陽陽州水
和復災食人甚多稷山輸害甚於蝗
十年夏陽州水和而寧人如蠶丁傷木稼零河鄭房
陽鐵
十一年夏六月嘉慶太平蒲州陽晉絳州絳州垣曲
陽鐵稷山靈石蒲民早大旱黃河清

十二年一月初三日夜半平陽營兵作亂營將趙民
極不能戰退場營明招降之斬有寇數人四月流
寇自西北至郡城掘土門田村等處起民迎擊於
金圪塔大敗之斬首百二十級賊走數西

秋太平聞治安邑絳州蒲州垣曲蒲州靈石萬泉
稷山平陽縣饑
十三年夏四月靈石天鼓鳴是限如兩大事而電大
如雷

大領民數十自陽縣至垣曲搶掠各村逆擊神如金
迎擊之賊散去
十四年春大饑自十三年大饑到底未草根制
賊盡復食人至有父子夫婦兄弟相食者至長年春

年本率自八九錢至一兩一錢一兩五六錢者黃昏
人不取行道則斃一錢八九分者肉亦如之麥方秀
圍搶食食飽飽食得腐腐而死者甚多有委棄於
野無人收者履山疫死者相枕積至有復斃人甚
多

十五年春流寇復破垣曲水之馬創建敵臺設常平
倉以三千金募集備賑知府左其人勸民積粟儲商
之馬復招募勇兵至衛官李奉全調練四月平陽營
奉調後計至元水兵糧而歸之馬官之數數官李

胡等二十餘人串同謀害李德未獲子
十五年夏四月大事出李六日陽晉垣曲安邑地云
官民逃舍傾數日方止

十六年二月民入匪徒承其津於陽安縣軍糧極凡
見發賊直抵平陽夾北村鎮城守戒嚴遂發柳凡
春連敵斬二頭賊會事門者皆獲之遂降其金店藥

拾掠如故知縣到達總兵員備之四月間賊陷
安晉撫蔡德親臨蒲州靈石陽河兵歸至平陽於河
東書院立千城社聘舉人桑拱揚為社正員又李廷
秀為社副令生員張中瀛劉振聲等招募勇兵士百
餘人教習騎射時曲沃賈漢俊亦立社保障馬守禦
計十月間賊破蒲州陷西安十一月分遣賊聚船水
渡河破吉州鄭軍等處賊將白起劉李友自榮河滿
渡二十五日聞賊行偽降至平陽府巡撫李士銳詳
之斬其使役四更兵奔北門而逃是日榮河蒲州
割掠十餘日蒲紳楊進以炮塔死又選各偽官防禦
使府尹州牧縣令於正月初劫渡河經趙州縣上
原任官或聞風逃遁或微甲投降安邑縣房之縣亦
州判官係匪謀拒不納賊陷俱死之

平陽府雜錄

水經注河水南過蒲坂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
莽更名蒲坂應劭曰秦昭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
也又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遷新於觀魏人喜曰
蒲反矣故以蒲反也蔣琪注漢書門至世至以垣蒲
蒲反然則非蒲也也皇甫謐曰晉所都也或言蒲坂
或言平陽及黃帝也今城中有井和魏秦州刺史史治
太平縣都督州垣曲東郡都有流刺謂之從民氏有
姓劉名聖者宿遷上置挾把河流謂成芳討慈食同